

# 量化犯罪学的热闹与门道<sup>①</sup>

中图分类号: DF7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880 (2022) 04-0047-10

“量化犯罪学的热闹与门道”的线上学术工作坊邀请到了来自马里兰大学的谢敏教授、圣弗朗西斯大学的张乐宁教授、辛辛那提大学的柳林教授以及澳门大学的蔡天骥教授共同分享他们在国际犯罪学领域中所做的开创性研究。具体而言,该工作坊就教授们对推荐论文的选择缘由、如何克服收集数据的困难与挑战、如何撰写论文、如何发表学术论文,以及如何从学生转变为学者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享与交流。

## 一、推荐所分享论文的原因

谢敏(马里兰大学):我喜欢数据

我推荐这两篇文章的主要原因是它反映了我研究课题最核心的部分。首先,因为我是学数据出身的,所以对犯罪数据比较感兴趣。其次,我在纽约大学奥尔巴尼分校读书的时候比较幸运,读了一年就获得了到州政府工作的机会。在州政府工作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了整个纽约州的警察数据,发现美国的犯罪数据看似很系统,但其中存在很多问题。我每天都在琢磨如何才能找到一个很详细的数据库进行分析。正巧我在纽约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老师参与过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最前沿的受害人调查。他们建议我:既然喜欢复杂的数据,那么可以研究一下美国犯罪受害调查(The 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我看完之后,心想:这个数据这么复杂,很适合我的性格啊!于是就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一方面,美国犯罪受害调查数据提供了一个研究犯罪的全新角度,不再是从犯罪人的角度,而是从受害人的角度来研究犯罪,在理论上对我而言是一种提升。另一方面,美国警察的详细数据,比如妇女、少数民族、移民的受害,从国家层面的数据库里是很难找到的,所以用受害人的调查报告对我的研究就更有帮助。我推荐的这两篇文章,其中一篇反映了我现在的主要课题,集中在美国移民的受害情况以及他们如何决定是否向警察报案。另一篇则反映了妇女的受害情况,她们的受害情况在警方的数据中比较缺乏,但从美国犯罪受害调查数据中能够得出具体情况,这能够让我深入思考警方数据的缺点和相关理论的推进。我觉得自己对这方面的文献可以作出些许贡献,所以选择了这两篇文章。

张乐宁(圣弗朗西斯大学):希望能够发展出一种中国犯罪学的理论

我推荐这两篇文章是出于这样一个考虑:我一直在做中国的犯罪研究,最终的目标

<sup>①</sup>致谢:感谢姚召宇、孙顾宇、蒋安丽在本文整理过程中的协助。

是希望能够发展出一种中国犯罪学的理论。现在的研究基本上都是用西方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犯罪问题,然而中国与西方在文化、社会、历史等方面都有非常大的差别。2004年的时候,我申请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一个项目,严格按照西方的研究方法,在天津进行了一次比较正规系统的调查,共调查了2500户,以检测西方的理论与方法能否运用到中国社会的犯罪研究中。具体来说,我们将美国的社区控制方面的前沿理论进行整合并将该理论应用到中国,以验证得出的研究结果和在西方的研究结果是否具有可比性。在2004年收集完数据以后的两三年之内,我们用该数据连续发表了七八篇文章,所以我选择了其中一篇文章。到2014年的时候,我们又申请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一个项目,这次研究的重点并不在于如何把西方的理论运用到中国的实际当中去,而是研究中国社区控制是否存在独特的方式、方法和过程等等。我们在天津又调查了2500户,并尝试将定性和定量的方法结合起来。定量的分析只能得到相关性,但无法理解透彻其中的过程和机制,而定性研究可以作为定量分析的补充。在中国的社区里,不仅居民可以填问卷,还有居委会、派出所、社区民警等等,他们对社区的状况也很了解,所以我们尝试跟社区的民警进行面对面的访谈,跟居委会成员座谈。由于调查规模较大,我们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但最终项目还是完成了,这就是我所选择的第二篇文章所报告的研究成果。

徐建华:在柳林老师分享之前,我想先讲一下我的感受

柳老师分享的一篇文章是关于地理信息系统和犯罪分析,我个人读完之后觉得简直是像百科全书一样,让我这个量化研究门外汉看热闹也看得更清楚了一些。

柳林(辛辛那提大学):多年研究结果的一个总结

我至今不敢说自己是犯罪学学者,因为我没有接受过犯罪学的培训,完全凭着兴趣爱好自学,先从虚拟犯罪系统开发研究做起,再进行后来的实证研究。听徐教授讲,听众主要是在海外从事犯罪学研究的一些年轻的老师和学生,我想我的专长在于犯罪地理和空间分析,如果大家对这个不熟悉的话,一篇综述性文章会让大家获益更多。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我和我的合作者多年积累下来的研究成果的一个系统性总结。另外一篇是我和我的学生合作的一项研究成果——关于公交车站的增加或者移除对周边犯罪的影响以及造成这些影响的原因。选择这篇文章是因为目前犯罪地理研究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在做相关性分析,而非成因或者准成因分析。因为犯罪学的研究不能像自然科学在现实生活中做实验,所以我最近几年会选择类似于自然实验的方法,研究对自然环境进行人工干预的影响,比如说开了赌场,开了地铁线等,来看犯罪率的前后对比。虽然还不能完全认为是成因,但可以看作是准成因。这样的研究有可能带来一些新的发现。

蔡天骥(澳门大学):审判文书是个好机会

我推荐这两篇文章的原因很简单。我不是做犯罪学的,但是我对数据本身比较敏感。2013年的时候,听说最高法要公布审判文书,个人觉得这肯定是个值得发掘的好数据。由于自己不太懂法学,也不太懂犯罪学,于是我让博士生、硕士生们找想做的课题,我再来帮他们进行编码,这些课题最后发表了大约9篇文章。我们所有的关于审判书的论文基本上归于两类,而推荐的这两篇文章正好代表了这两类。第一类文章是传统社会科学的“讲故事”,也就是使用审判书作为数据讲一个社会科学的故事,交通肇事这一篇就比较典型。我们将交通肇事数据量化了之后,研究赔偿对减刑的作用。大家都知道赔偿能减刑,

但是怎么减就是我们所要讲的故事。第二类则是对于大家都知道的犯罪类型进行系统性描述,因为有些犯罪类型除了新闻报道以外很少有系统性的描述,毒品的就是其中一篇,另外还有两篇人口拐卖的,我们现在正做的一两篇也是这个类型。

## 二、资料收集过程中的困难、挑战与经验

徐建华:量化研究过程中,资料收集是个非常大的挑战

四位教授都使用非常独特的数据,无论是美国受害人调查、中国的天津犯罪调查、犯罪地理分析还是裁判文书的挖掘,都代表着不同类型的量化数据。各位能否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在资料收集过程中的困难、挑战与经验。

谢敏:二级数据分析一样不容易

我的研究数据来自美国受害人调查报告。第一个挑战是,它的数据很庞大,所以要很认真地学习资料是怎么被收集的。你不仅是要学会使用这个数据,同时还要学习问卷和抽样等涉及到的基础技术知识。因此,在研究的初期,我们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在此期间,切勿急躁,要静下心来学习研究。第二个挑战是,在真正研究受害者经历的时候,你不仅要了解主要的数据库,还得了解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美国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对于我来说,因为我的学习集中在犯罪学领域,所以其他方面的知识就需要自己很努力地补课。我得益于我的很多合作者,有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的数据,他们会推荐一些供我参考。除此之外,在我的第二篇文章中关于移民的部分可以看到,它的数据和公开的数据不一样,数据的使用需要得到美国政府的特殊许可。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写提案来得到特殊许可,而且你发的每一篇文章的每一个表格都要经过特殊审查。所以,即使是做二级数据分析,也要投入大量时间在数据中。在你想要拿终身教职期间,花费大量的时间在这个方面,也是很有风险的,因此我建议大家在做好风险和收益的评估之后再考虑是否继续开展研究,不要认为做二级分析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二级分析同样需要静下心来好好做研究。

柳林:将科学研究和警务需求相结合

我在美国和中国都做过不少犯罪研究,主要用定量模型,因变量是犯罪方面的,自变量是与社会环境相关的一些数据。在美国可以直接找当地公安局要犯罪数据,人口普查数据也很容易获得。其他数据,如兴趣点,可以到网上地图去获取。所以在美国做犯罪研究,数据通常不成问题。国内重视大数据、智慧公安和智能警务,而我们的地理智能分析可以提供帮助。一方面我们可以帮助警方,同时我们也会得到犯罪数据,而且我们会要求能发表用这些数据做出的研究成果。警方通常也会同意,但必须把研究区域匿名化、地图变形、案件空间位置模糊化等等。在国内做研究,人口普查和导航数据可以购买,遥感数据有的可以免费得到,有的需要花钱购买。我们做犯罪研究,主要关注犯罪时空分布规律、相关因素分析、热点警务及效益评估,不涉及敏感问题。

蔡天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我们做判决书的研究是在网上爬数据。刚开始的时候爬数据比较容易,后来裁判文书官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爬数据的成本越来越高,于是我们就停止爬数据了。

一方面,我们拿到的数据量已经很大了,基本上拿到了2013年到2018年的全部数据,后来就只是在裁判文书网上专门爬我们感兴趣的罪行的数据,而非整个网站的数据。爬数据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但是现在可以向相关公司购买,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大问题。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找到感兴趣的问题,再进行编码,这个取决于研究的对象。有些犯罪情节,如果要描述的比较细的话,得靠人工,但是大部分情节,比如说法定情节等,基本上都可以靠机器完成。一般我们会读一些判决书,知道它的大致模式和常规的表达方式,再提炼关键词进行编码,最后回过头去人工检查。我们现在大约研究了十几个罪,基本上都遵循这个流程和方法。

### 三、写论文的经验

徐建华:数据有了,论文写起来又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四位教授都是写论文的“老司机”了,能否跟大家传授一下你们写作的经验?

谢敏:要有写作的欲望;与同行评审的换位思考

写论文对我来说也是多年来慢慢学习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从自己的经验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你在写作的时候得有一种写作的欲望。记得我听到过一个笑话,一个学者抱怨自己有写作困难症,他怀孕的太太就问他:“有这么难吗?有女人生孩子难吗?”这位学者就说:“当然难了!女人生孩子是有孩子要出来,但是我没有呀!”这个笑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我认为确实不能因为自己需要一篇文章而强迫自己写作,而是得有写作的欲望。也就是,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之后,你确实有一些东西“孕育”出来了,而且想和社会分享。此外,写作确实也是存在一些技巧的。经过这么多年和很多老师合作,我认为中文写作和英文写作其实有很大的区别。如果你要用英文发表文章,你就得用美国人的思考方式去写。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文写作通常习惯先举出几个例子再总结,但是根据美国人的思维,是要先把观点放在最前面,再用例子来加以佐证。所以在用英文写作的方面,怎么样能够让大家一下子就看见你的文章中的亮点是很重要的,然后你再慢慢告诉他你的亮点是怎么出来的,首先需要转变自己的中文思考方式,变成英文的思维模式。

另外,在写作过程中,我们需要从同行评审人的角度去看待这篇文章。我经常讲,写文章之前要有三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评审人特别忙,他要放下他的工作来看你的文章,他的心里一定很抗拒,那你怎么样才能够让评审人很愿意看你的东西呢?就是要写得很清楚,不要绕半天的弯子才说到你的点上,需要把你的主要观点说出来,这样让他一下子就觉得这篇文章挺值得的,能学很多的东西。第二个假设就是评审人不一定对你的领域很熟悉。中国人喜欢言简意赅,觉得这么简单的东西不用进行解释了,大家都应该明白,但是现实中并非如此。哪怕再简单的一个道理,你也应该要阐释,不能够只把自己的观点扔出去。所以一定要放弃言简意赅的观念,而要将需要明确的概念进行阐释,同时把亮点展示出来。第三个假设是因为美国这边总要求大家说明自己的文章的创造性和新的贡献。有些人采用的方法是很努力地去批评之前的文章做得多么的不好,但这一点我认为致命的。因为你在批评别人不留一点儿情面的情况下,把这篇文章给别人评审,这些人一看,你都把我的文章批评得这么惨了,我凭什么让你发表文章?所以做批判性综述的时

候也是有技巧的,你要想想别人在写文章的时候,哪怕文章有缺点,也还是有亮点的,所以一定要先强调出它们的亮点,再来说文章可以在哪方面上可以尽量改善,这样也强调了你具体的贡献是什么。总之,三点假设:同行评审人很忙,评审人需要你向他解释,评审人不愿意听别人的批评。这三点假设加上你强烈的写作欲,我认为就能写出不错的文章。

张乐宁:理论、方法和统计缺一不可

首先,在美国写文章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你得有数据。数据包含两种类型,一种是二手数据分析。这个数据不是你收集的,这个研究也不是你设计的,所以你只能看从别人的数据中可以研究什么,这是非常考验你的理论能力的。如何看出来可以研究什么呢?去找文献。只有把要做的这方面文献彻底查清楚,你才能看出来自己能研究这个,做完以后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把握能够发表。这是建立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说我冒出一个想法来,就把它弄出来,结果发现二十年前已经有人研究过同样的话题。在美国做研究没有捷径,你必须把你的研究建立在以往的文献基础之上。至于一手数据分析,就像我们在天津做的研究,在收集数据之前,我们已经有了理论的框架。好的问卷,具体问题背后都是隐藏着理论框架的,不是随便问问题,所有问题都是贯穿在一个体系里面。如果是你亲自设计的研究,亲自收集的数据,那么你写文章就不会特别困难,无非是用已经收集到的数据把你当时所设计的东西写出来。但当初的设计是非常困难的,首要的一点是你必须熟悉该领域的所有文献,这样设计出来的东西,别人才会觉得还是值得研究的。总之,我想强调的第一点就是要把文献的来龙去脉理清楚。第二点,在写定量文章的时候,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理论、方法和统计三个方面都得有。不光都得有,而且要把三个方面很好地整合在一起。整篇文章,它既不是单纯的理论,不是单纯的方法,也不是单纯的统计,而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柳林:不断打磨重点和逻辑性

我分享下关于撰写定量文章的经验。写报告和写论文是不一样的。没有受过系统科学研究培训的人,写出来的文章很容易像项目报告,把做过的所有东西都叠在一起,写成一个流水账。流水账没有重点,但论文必须有重点,重点也就是论文的主要贡献,要让读者记住这些贡献。写论文最难的是如何确定重点和主线。功底很深的人也许能提前设计好研究的重点,研究做完后论文自然就写出来了。但绝大多数人很难做到这一点。通常你先有一个想法,接下来尝试着做,但可能在做的过程中就发现重点发生了变化,一旦重点有变,文献综述也需要做相应的改变。所以我觉得做研究写论文很难。我们的文章通常都得改二十几稿。我经常帮年轻老师和学生梳理研究思路,确定论文主线和重点。我主要对论文的摘要、介绍、文献综述、概念模型、讨论和结论部分进行改写。还有一点我特别强调的是写作的逻辑性和准确性。我有地貌学、遥感制图、地理信息系统和计算机的学科背景,受自然科学的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会强调论文的逻辑性和准确性。不管是做自然科学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研究,论文中的每一句话,如果所有人的理解都一致,那么这篇文章就算写好了。但如果不同人有不同的解读,那就不是科学论文,而是诗或小说了。科学论文必须具有逻辑性和准确性。

蔡天骥:或明或暗强调研究的贡献

我特别同意谢老师说的一句话:“你要有表达的欲望”。我们在写文章或者是在做课

题的时候,数据分析是无止境的,你一直可以去做。但是总会有一个点,就像演员,突然间你觉得:我练了好长时间功,终于可以上去出丑了!那个时候,你自然而然就有写作的感觉了。我这个人比较懒,说实话我文献也看得不多,但我大致知道肯定有人研究过此类问题。你如果总是在文章中来回说自己好,强调自己的贡献的话,审稿人是不太喜欢的,这种方式过于直白。我们一般采取的策略是,在文章讨论的那一部分的第一段,我们先总结一下我们做了什么,别人做了什么,但是他们忘了这一点,我们填补了这点,这是明的写法。还有一种暗的写法是将我们所作的贡献藏在研究局限之中。我们一般是这么做的:说我做的不够好,但是这个数据确实没有,我们下次多收点数据;或者虽然我们做的不够好,但是这是对这个问题的第一次的尝试,也算给大家抛砖引玉。基本上我们以这种方式来承认自己的不足之处,但并不是说我们真的一无是处。

#### 四、发表文章的经验

徐建华:现在到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文章写完了,如何发表

四位教授都有着辉煌的发表记录,能否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发表文章的经验。

谢敏:折磨后在经验中重生

我觉得发文章是一个受了很多折磨,在经验中重生的一个过程。第一点,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次,就是在我第一年做助理教授的时候,当时筛选了我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投稿到《犯罪学》(Criminology)期刊。我收到修改再提交(revise and resubmit, R&R)的邮件,看见这么多对我的批评意见,当时就哭的上气不接下气,觉得自己太委屈,写一篇文章被别人说成这样,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我给我的导师发信说你看看他们把我的文章骂成这样。我导师开导我说,都给你“R&R”了,你还抱怨什么?我才意识到拿一个“R&R”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在发表上有一个逐渐历练的过程。虽然觉得自己的文章写得很好,但是别人给你花时间来提出这种修改意见,如果这个意见是有建设性的,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你在收到这种建议的时候,第一个星期可能心情不太好,那就先放一放,平息一下自己抵抗的心态,然后再回来看这个文章,就会觉得这些人给你提这些意见可能是有道理的。第二点,要表达清楚。我当时经常觉得评审人提的意见跟我的现实不太符合,就有一种很想表达自己不满和抗拒的心理,但是我的合作者们开导我说,你要想想别人给你提这个意见,一定是你自己有表达不清楚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从评审人的角度出发,想想怎么样才能够把他的意见和你自己的意见融合到一块,让你的文章变得更好。在我经历了很多这样的事情之后,我在评审别人的文章的时候,也会逐渐地审视一下自己,提醒自己给别人提的意见一定要是有建设性的,不要只是批评而没有建设。我觉得这是最难的一点,特别是对新手来说。你在发表文章的时候,脸皮要厚一点儿,一定要慢慢地能够接受批评,然后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吸取意见。第三点,我们要对自己研究的领域比较熟悉。有些文章,如果你是理论、数据和文献都很好,这种情况下就大胆投最好的期刊,但是有些文章确实就是适合另外的一些期刊,哪怕它不是排名最高的,也不要因为这样就觉得我的文章太屈才了,坚决不投那些小的期刊,这样会失去比较重要的机会。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学到这么一个经验,当时我

被邀请去做一个评审人,我发觉你的课题一定要好,才可能会收到基金。但是当你的课题很好的时候,也取决于你的评审人。所以有时候你没有拿到这个基金,并不表示你就不好,心态放平了之后就好好做自己的研究,只要是好的文章一定能够发表的。总之不要太跟自己较劲,也不要跟评审人较劲。

张乐宁:不要放弃

对于年轻的学者来说,我有一个建议,就是不要放弃。当你的文章被拒绝了,不要放弃,功夫是没有白费的,要继续做下去。最近我们发表的一篇文章,经历了很多挫折。那些评审人给出的评价,有时你看了以后,怎么说呢?就觉得他们不在“路子”上。但是我们没有放弃,一直在修改,最后还是发出来了,尽管发在了一个不是那么顶级的期刊上。一篇文章,从理论、方法到数据、统计,需要反复修改,就像刚刚谢敏老师提到的,文章都是西方人来评审,我们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我们写出来的文章好多时候可能不能真正说到他们心坎上去,比如如何表述,从哪个角度阐述等等。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中国人做出来的西餐总会有变了味儿的地方。但是不要放弃,反复修改,最终会发出去的。你的功夫下在那个地方了,人家一看你的文章就会知道功力在那儿。另外一点,因为我大部分发表的文章都是研究中国的,如何把研究中国的问题发在西方的杂志上?这是个问题。尽管西方所谓的理想是客观、公正、科学地来做研究,但是依然夹杂着很多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的问题。

柳林:脸皮要厚一点儿

首先,你一定要内心强大或者说脸皮厚一点儿。如果对审稿人的批评意见太敏感的话,你就可能放弃。我博士刚毕业时有一篇文章,三个审稿人送回来的每页上都是很多红的标记。看到满页的红字,我的自信心备受打击。那篇文章我再没改过,搁置在箱子里做纪念。我现在还时不时想起这件事情,觉得对不起审稿人。

其次,最重要的是你得持之以恒地去做这件事情。我的日常工作要么跟年轻老师和学生讨论研究问题,要不就是帮着一起改论文、写论文。这对我不再是压力,我已把它当成一种兴趣爱好。每当看到年轻老师和学生进步,我就由衷高兴。我把爱好和日常工作结合得很好。此外,年轻人可能会被顶级期刊吓到,不敢投稿,其实我觉得没必要。如果你对你的研究有信心,就可以投顶级期刊。当然,如果被直接拒稿(desk reject)的话,你就什么反馈都没有,但只要送出评审,一般的顶级期刊的审稿质量会要比一般期刊好很多。即使没发表,你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对提高文章质量的帮助是很大的。所以往往觉得文章差不多,就往好的期刊去投稿,大不了你拿回来改,然后再投到他刊。

最后,就是怎么回应审稿人的意见。审稿意见参差不齐,有长有短,绝大多数评审意见是合理的,直接采纳就行。有的评审意见我看后会乐,虽然从字面上看不懂,但是我能猜出来背后的意思,这时候你得巧妙回应。偶尔会碰到不礼貌的审稿意见,年轻老师和学生会觉得备受打击,这时我会开导他们。任何审稿意见,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靠谱的的还是不靠谱的,都有办法回复。如果你经验不足的话,问问有经验的人,听听他们的意见。我觉得把这几个环节处理好了,发文章只是时间的问题,最后都能发出来。

蔡天骥:不要激怒审稿人

我的经验都是来自教训。大家都知道,写完一篇文章之后,很多时候你都把你的文

章当自己的孩子,爱得不行,别人说点什么你心里就受不了。记得我们有一篇文章,投出去之后被拒稿。而且,有一个审稿人很明显被激怒了,他用单倍行距写了大约七八页的评价。他第一句话用七八个并列词说,你这篇文章简直是完全不能看。后来有个合作者把这段评论打印出来贴在自己的桌子上,时不时看一眼。我说为什么要这么干?他说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刻薄的人。但是后来,我们心态就平和了,明白了其实有些东西实在干不了,也不要激怒审稿人。我这次分享的一篇,其实我们被审稿人骂得很惨。但是有一个审稿人非常好,他写了一段,说你们这个文章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你们写的就缺少画龙点睛,没有把话说透。我说这太好了,这就是我想说的话,我一直没好意思这么说,你帮我说出来实在太好了,我就立刻说非常感谢。还有一个审稿人就是另一种典型,我猜应该是经济出身,因为他问了很多技术性的问题,他总共问了30多个问题,他不但要求我们告诉他们为什么这样,还要告诉他我们的似然函数是怎么写的,估计过程是怎么样的,问了非常细的问题。我们也没办法,按照他的想法做了很多分析,发现结果是一样的,最后写了大约有30多页。这个对我们也是一个锻炼的过程。我们确实发现有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你的审稿人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说你就得从他们的角度来想一想如何解释这件事情。总之,审稿人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审稿人让你改,这就是你的机会。

## 五、总结:从学生转变成学者的建议

徐建华:今天我们很多听众都是学生或年轻学者

在从学生到成功学者转变的过程中,既有挑战,也有经验可循。现在请四位教授每人给大家提两条建议。

谢敏:让每篇文章成为整体研究的一部分;理论像锚一样帮你定位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你在做自己的研究的时候,要想想自己整个研究的一个构架,就是说你写每一篇文章的时候,不要只想“我这篇文章怎么样”,而要仔细想想这篇文章怎么变成你的整个研究的一个部分,让自己的整个研究体系更加完整。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我从学生到助理教授,再到副教授,再到正教授,每3年、每5年学校就要让你评论一下自己的研究是一个怎么样的整体,所以我就希望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有老师会对我说,你要有一个比较宏观的概念,你自己到底是想干什么?你的每一篇文章应该是整体的一个部分,这对我来说还是比较实际的。我的大部分文章都是从同一个数据中间出来的,所以在做数据的时候,就不需要把每一篇文章都重新再做一遍数据,那样会花很多时间。在处理数据的时候,你得抱着对以后的其他项目有一点儿帮助的想法,对自己有一个宏观的定位,试图把所有文章变成一个整体,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我做学生最开始其实对理论是很抗拒的。因为我做数据出身,觉得做理论就是讲个故事,讲个故事就跟编故事一样,每天都可以改变。后来我经过自己这么长的时间专心学习理论,逐渐意识到学理论真的是一种很好的帮助你处理数据的方法。因为你在处理数据的时候,虽然有很多方向可以研究,但核心理论就像锚一样帮你定位,再进一步想怎么样来变换这个理论。因此,不要仅仅是因为自己是做定量的,就只集



中注意在统计方法上,而不集中于理论上。学统计是很重要,但是千万不要忘记理论,这是我的建议。

张乐宁:理论、方法、统计缺一不可;自己动手

你要最终做出好的研究来,理论、方法、统计缺一不可。你可以做定性,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对定性研究基本上是两个看法,一个就是你在做大规模的定量研究之前,做一个定性的研究并从中受到启发,产生一些想法或者发展出一个理论,再大面积铺开做定量的研究,这是定性研究的一个功能。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我刚才说的,定性和定量是相互补充的,我们做定性可以去看一看它那个过程和机制是怎么样的,而不是简单地说这两个东西相关系数是多少。但是最终做来做去,我们还是要回到定量研究。为什么?因为做定量的研究是要发现代表大多数情况的带有普遍性和共性的东西,定性的研究只能展示几个案例,这些案例能不能代表整体的全貌?这却是个问题,所以最终还是回到定量上来。什么是定量研究?就像刚才谢老师说的,有的人一说定量研究就认为是统计,不是的。好的定量研究,你必须得有这三个东西,理论、方法、统计,把这三者很好地结合在一块。这三个东西在定量研究里,依然是理论的分量更重,并不是统计更重。你要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在这三个东西上下功夫,你最终会做出好的东西来。

第二点就是你必须得自己亲自上手来做这个东西,不能光讨论或者跟着别人做。一开始你是跟着别人做,但是最后你必须亲自动手做,你才能知道这里的奥秘或者玄机是什么。我们经常说我们写的是“洋八股”,“洋八股”也有套路,你自己做了以后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你拿一本研究方法的书来读,并不困难,很快就读完了,但是你真正自己做的时候,就发现这里问题太多,不仅仅是书本上讲的东西。所以,你必须获取研究经验,才能慢慢积累起来,最终成为一个研究者,真正能研究出像样的东西来。

柳林:先分析二手数据再写文献;不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如果你是做二手数据的研究的话,我的一个建议是你先有想法,接着做数据分析,等你数据分析结果出来以后,你知道哪一点是你的贡献,这时候你回过头来再写文献的支撑,会写得很有针对性。而不是经常的套路,想了一个大的题目,把文献综述写了以后,然后来做模型出结果,那样你就会发现两个接不上。所以先做结果知道亮点在哪里,回过头来有针对性地写文献,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不不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做的东西要有延续性。原因很简单,一篇好文章都是基于你对大量文献的理解和综合的结果。如果换题目的话,你的效率一定很低。因为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所以你一换题目势必就会影响你对文献的了解。如果对文献的了解不够的话,就很难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所以要有体系性的成果积累,每篇文章都是一个很小的增量。不要期待哪一天突然做出一个惊天动地的东西出来,这是小概率事件。世界上爱因斯坦只有一个,咱们还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从小事做起。

蔡天骥:对数据有热情;反复模仿

我有两个意见,第一个就是想做某个研究的时候,可能我不会考虑太大的问题,因为我做的东西都是比较小的、比较散的。我经常刨很多“坑”,我每天都在刨“坑”的过程中,所以要保持一定的兴趣,对数据持有一定的热情。第二个是,练习写作可以从反复阅读开始。你选一篇文章,不要选太顶级期刊上的文章,每天念三遍,念一个月之后就会有语感。

附录:推荐阅读文献

1. Xie, Min, Karen Heimer, and Janet L. Lauritsen, 2012.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U.S. Metropolitan Areas: Changes in Women's Status and Risk, 1980-2004." *Criminology* 50(1): 105-43.
2. Xie, Min, and Eric P. Baumer. 2019. "Neighborhood immigrant concentration and violent crime reporting to the police: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data from the 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 *Criminology* 57(2): 237-67.
3. Zhang, Lening, Steve Messner, and J.H. Liu, 2007. "An exploration of the determinants of reporting crime to the police in the city of Tianjin, China." *Criminology* 45(4): 959-84.
4. Zhang, Lening, Steven F. Messner, and Sheldon Zhang, 2017. "Neighborhood Social Control and Perceptions of Crime and Disorder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Criminology* 55(3): 631-63.
5. Liu, Lin. 2021. "GIS and Crime Analysis." *Oxford Bibliography in Geography*.
6. Liu, Lin, Minxuan Lan, John E. Eck, and Emily Lei Kang, 2020.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bus stop relocation on street robbery." *Computers, Environment and Urban Systems* 80: 101455.
7. Tang, Ruoyang, and Tianji Cai, 2020. "Smuggling of drugs by body packing: Evidence from Chinese sentencing docum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 78: 102732.
8. Xin, Yanyu, and Tianji Cai, 2019. "Paying Money for Freedom: Effects of Monetary Compensation on Sentencing for Criminal Traffic Offenses in China."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36: 1-28.

(责任编辑:刘 阳)